

# 卷十九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周  
魯  
史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九

襄公四

巴酉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竊其漆與間丘二

邑以來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季孫宿以襄公之姑及姊二人嫁庶其妻去声

同皆有賜於其從者

從庶其而來者皆有賞賜去声下同

於是魯盜多

其時

魯國多有竊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

季孫即武子也武仲臧孫紇也

子盍詰盜

問汝

何不洽盜

武仲曰不可詰也

答言盜不可治

又不能

我之才

治盜

季孫曰我有四封

武子言我魯國四方封疆

而詰其盜

而治

其封內

何故不可

何緣盜不可治

子為司寇

汝為司寇乃詰奸慝之官

將盜

臧武仲論季武子賞盜



是務去當以去盜為職若之何不能何緣不能治盜武仲曰子

召外盜答言汝召外國盜邦其也而大禮焉以公姑姊妻之何以止吾盜

何以止我汝為名目子為正鄉汝為名目而來外盜而引致外國之盜使紇

去之反使我將何以能庶其竊其邾之庶其竊其邾之子以姬氏妻之姬氏謂公姑姊二而與

之邑使之食其其從者皆有賜焉又賞賜若大盜禮焉其從者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大盜謂庶其也嫁與其次阜牧

與馬其次謂庶其之從者以阜與史僚僕其小者衣裳

劍帶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是賞盜也如此是賞

而去之汝賞盜而其或難焉此盜之所紇之聞之我之

在上位者大九為洒濯其心洗滌其利慈之壹

以待人欲誠信專壹軌度其信軌法也行有法可明徵

也言行可明而後可以治人先能治人夫上之所為居

上者所民皆趨民之歸也而效之上所不為上人不而民或為

之而民或有是以加刑罰焉然後以刑而莫敢不懲則

無不懲戒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而民亦

乃其所也上行下效又可禁乎其可禁之夏書曰今虞

禹謨念茲在茲念此所行之事釋茲在

紇之聞之紇之聞之

茲釋除也有所除治於此人必其在名言茲在茲名此

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允出茲在茲誠信之心生於此

此身然後名之言之惟帝念功大禹告舜言京當念此善功也○按信由

已壹臧孫釋書之意以謂在上而後功可念也然後有善功之

無信實而以譏季孫○樂桓子娶於范宣子桓子樂黶也

生懷子懷子樂盈也范鞅以其亾也鞅士句之子也十

使逐范鞅因被逐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

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范氏堯之後故姓祁老懷子患之

家宰之長也州賓宰之姓名樂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

恐其母之淫亂祁懼其討也恐其子討其愬諸宣子諧於曰盈

樂為亂將作亂范鞅為之徵鞅怨樂氏故証宣子信之

其女諧之其子證之故信其說使城著而遂逐之著色名宣子使樂盈

而遂逐之樂盈出奔楚奔楚國宣子殺羊舌虎虎叔向之弟

盈之黨凡十囚叔向怒其弟而并囚人謂叔向曰子離

於罪或人譏叔向不免其為不知乎言其不能保身不

並叔向曰與其亾若何猶勝於亾也詩曰為小雅

采菽優哉游哉言君子優聊以卒歲所以避害卒其年

附曰吾為子請於君而釋汝叔向弗應不出樂桓子不

相奚免叔向

拜叔向不拜謝之其人皆咎叔向其人叔向左右之人也叔向

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言能免我者必須此人室老聞之家宰之長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言晉平公寵愛王鮒聽信其言求救吾子欲

請於公而言叔向不吾子不許言叔向不祁大夫所不能也祁奚

使君聽而汝乃云何也敢問叔向曰樂王

鮒從君者也言其唯能何能行豈敢言祁大夫外舉不

弃讐謂其舉內舉不失親謂其舉其子祁其獨遺我乎

豈肯棄我抑之篇有覺德行詩言有此先覺德四

國順之無不順之夫子覺者也言祁奚乃晉侯問

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平公果問王鮒對曰不弃其親言

叔向篤於必與叔虎同謀也其有焉蓋王鮒恨叔於是

祁奚老矣祁奚請老聞之聞叔向乘驛而見宣子驛傳

自祁邑而來見范句欲其亦在三年曰詩曰詩周頌惠我無疆言

武有惠訓之德及故周之子孫書曰夏書胤

聖有謨勳聖哲之有謀謨有明徵定保當明證其謨夫

謀而鮮過夫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惠訓不倦者惠訓

而無厭倦則惠此二者叔社稷之固也此國

我無疆之謂也假使其十世子孫以勸能者家社

以勸勉後來有能如此者今壹不免其身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以

弃社稷叔向乃社稷之臣也不亦惑乎此不可曉鯀殛

而禹興昔鯀堙洪水而殛死乃用其子禹以治水此伊

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太

相相和卒無怨色太甲終無怨伊尹之色管蔡為戮周公

去聲管叔蔡叔流周公右王謂右成王為相也此言兄弟罪

言周公誅之謂右成王為相也此言兄弟罪不相

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今柰何以叔虎之罪戮

子為善汝若力行善事誰敢不勉誰敢不相勉多殺何為何必

人然後人不政為惡也宣子說悅祁奚之與之乘與祁奚同以言

諸公而免之言諸平公而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

以見其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不告於祁奚

奚之非初叔向之母妬先是叔向叔虎之母有美色

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彼謂叔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我恐其生非常之物女敝族也汝乃敝

國多大寵晉國六不仁人間之設有不仁之人不亦難

乎女必難余何愛焉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使往視寢

於是遣此婦人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貌美而

往視其父寢席婦人生子美而有勇力多勇力

叙羊舌虎之事

周室王及樂氏之掠

樂懷子嬖之樂盈寵愛叔虎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所以叔向

日之難樂盈過於周出奔而周西鄙掠之周之西方邊

財物辭於行人樂盈致辭於天曰天子陪臣盈諸侯

音亮自稱於天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晉命卿故將逃

子曰陪臣罪重於郊甸又再得罪於王之郊無所伏罪

無所伏敢布其成敢自陳其功罪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樂書盈之祖也王施惠焉天子賜其子鷹

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其子樂鷹不能保全任大君若不

弄書之力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臣猶有所逃

如不棄樂書之功力臣猶有所逃樂盈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若棄樂書而思鷹之罪而思

晉錮樂盈

襄二十一年

州倬不足齊莊公勇士  
殖倬郭最

召還勇士也二子皆勇士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答音

乃欒盈余何獲焉豈肯為王鮒曰子為彼欒氏能如欒

之勇士盈之待乃亦子之勇也則二子荷汝之恩齊莊公朝受

音朝指殖倬郭最而指二子曰是寡人之雄也莊公言

我之州倬曰在齊莊公朝若以為雄言莊公自以誰

敢不雄則人誰敢不然臣不敏然而我平陰之役襄十

齊晉之戰先二子鳴殖倬郭最皆為我所執縛譬如雞

于平陰也先二子鳴聞我勝而先鳴也先是州倬執二

子歸魯齊既服公曰子為晉君也莊公謂汝之勇力乃

而歸之先去聲然二子者彼殖倬

對曰臣為隸新答言我新為僕臣然二子者郭最者

如殺禽獸取其肉而食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我射

之取其皮而寢處之也如殺禽獸取其肉而食

庚戌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使

少正公孫僑對以其善於辭命故使之答晉使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當魯襄寡君於是即位鄭簡公以即位

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駟

者謙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於寡君鄭君來朝于寡

君懼致使我因是行也因此朝我二年六月魯襄朝于

楚晉不見禮晉於是有戲之役是年晉伐鄭同盟楚人

子產對晉平公廋教  
朝晉之事

襄  
孔子生



猶競楚國勢強與晉爭鄭而申禮於敝邑是年冬楚人伐鄭敝邑

欲從執事我鄭國欲而懼為大尤又恐為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節辭謂我若不從楚則晉必謂楚申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言鄭所以受盟於楚者我四年三月魯襄

一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子矯公孫董也

亦飾辭也矯居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謂

我敝邑晉君責邇在晉國與晉相近譬諸草木警晉鄭吾臭

味也草木同類則氣味皆而何敢差池汝鄭何敢他有一

以從晉也同猶晉鄭同姓也楚亦不競是時楚勢稍弱我寡君悉其土實

於此盡重之以宗器申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

以受齊盟以受諸晉遂帥群臣隨于執事鄭君

群臣從悼以會歲終從晉歲終之會晉來貳於楚者子

侯石孟石孟石奭也言歸而討之鄭君既歸乃討其罪

從良霄以告楚人執溴梁之明年魯襄十六年晉平

則七年也子矯老矣公孫董告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公孫夏子西也代子見於嘗酎酎重釀酒也特酎

宗廟而嘗之而鄭君適以與執燔焉於是鄭君執昨肉

煩間二年魯襄之二十聞君將靖東夏是歲齊莊公即

遂為澶淵之盟四月又朝其年四月鄭君又親朝晉以聽事期先澶淵會兩月以聽有事

不朝之間其問不朝晉時剛夫聲無歲不聘無一歲而不往聘於晉無役

不從無一役而不從晉之令以大國政令之無常言晉國號令不時國家

罷病致使鄭國疲病不堪罷音皮不虛荐至又不虞度晉國微朝之命仍荐而至也君才見

反無日不惕鄭之君臣無一日而不懼豈敢忘職豈敢忽忘事大國

若安定之晉國若能安定鄭國其朝夕在廷旦夕鄭君自當來朝朝夕並如字何

辱命焉又何勞使人來召也若不恤其患設若不恤鄭之憂患而以爲口實

但有微責之言實出於口其無乃不堪任命如此則鄭國不能堪任

音並可而窮爲仇讐謂不堪窮削則鄭從楚國而成晉之仇讐敝邑是懼鄭國以此

其敢忘君命豈敢忽忘晉君之命委諸執事敢以如前所言委諸晉之執事者

執事實重圖之惟執事者謹重而圖謀之○欒盈

自楚適齊先奔楚至是又適齊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平仲齊大夫晏嬰也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欒盈來奔而齊受之將

安用之受之將何用也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事大國者信也誠實也失

信不立若愛欒盈是失信於晉必無以自立也君其圖之吾君其圖謀之弗聽不從

晏子退告陳文子文子陳敬仲之後名須無曰君人執

信言爲君之道在執守其誠信臣人執共爲臣之道在執守其恭敬忠信

篤敬言忠信行篤敬上下同之爲君爲臣皆同此道天之道也天理君自

晏平仲初齊莊公不納欒盈

弃也今吾君不能執信弗能久矣必有死之禍二十

○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大夫子張也歸邑于公歸還所曰

子吾聞之言我之所聞生於亂世亂之世賢而能貧雖位

貴而不求多財民無求焉民無求焉所觀望於我可以後亾如此可免禍

後也敬共事君與二三子欲使段敬恭以事鄭君生

敬戒言人所以保全其生者不在富也初不在於伯張

卒黑肱君子曰善戒美其善詩曰詩大雅慎爾疾度詩

謹守為諸侯之法度用戒不虞用儆戒意外不鄭子張其有焉有能

此詩之義楚觀起有鑿於令尹子南楚子南寵愛觀起未益祿觀

未嘗而有馬數十乘祿少故多馬蓋怙恃其楚人患之

行不義王將討焉楚觀起之罪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御士疾為康王御車王每見之必泣每見棄疾必泣棄疾曰

君三泣臣矣言王三次敢問誰之罪也問王其王曰令

尹之不能尹不能稱職爾所知也汝為其子豈國將

討焉討其罪爾其居乎汝父死後能對曰父戮子居

言戮其父君焉用之焉於慶反下同洩命重刑若漏洩

而我知其子則臣亦不為我亦不為此也王遂殺子南於

是增重其刑臣亦不為言不敢洩此言王遂殺子南於

朝殺令尹而陳尸於轅觀起於四竟四竟也轅音患園

朝朝音朝下同轅觀起於四竟四竟也轅音患園

轅觀起於四竟四竟也轅音患園

楚康王殺子南及視  
起以其怙侈焉

音三日殺之既棄疾請尸請父王許之許棄疾既葬棄

境南子其徒曰行乎棄疾之黨曰吾與殺吾父王殺我父

而先與我謀是我行將焉入雖出奔曰然則臣王乎此

與殺也與去聲則留而曰弁父事讐言皆棄其父而吾弗忍也忍如此

遂縊而歿其脰而歿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前年使子馮

詐疾不肯為今復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寵愛八人皆無

使為之復扶又反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寵愛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富一人不義致他日朝異日群與申叔豫言

申叔時之子弗應而退申叔與言而從之申叔入於

人中申叔入於又從之從之遂歸申叔不答退朝君

見之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三困我謂弗應也

也吾懼恐所以不敢不見故來吾過我有子姑告我且

以實我何疾我也而不答我之甚對曰吾不免是懼答言吾

與汝何敢告子實告汝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

寵於子南猶於子馮也子南得罪如子南觀起車裂人

者將如何故不懼安得不懼自御而歸自御其車以歸

不能當道不意不在御故至家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

夫子謂我適來所謂生歿而肉骨也我已歿而申叔生

肉之言申叔於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汝八人者苟知我

申叔教子馮懲子南以免禍

正以義則不然若不能請止請自今後辭八人者於是

可相處如申叔而後王安之然後康王安

辛亥二十三年是歲也齊侯以藩載樂盈車

夜見胥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之大夫必對曰不可盈

夔晉胥午言樂氏之廢誰能與之誰能違天

子必不免汝必吾非愛死也我非為汝知不集也蓋度

矣我亦無我實不天雖我不為子無咎焉汝則非獲咎

伏之而觴曲沃人以酒飲其衆樂作作樂

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午問衆人對曰得主而

為之歿答言得我故主猶不歿也言雖歿皆歎衆皆有

泣者有悲樂氏盈出乃出徧拜之謝衆人樂盈帥曲沃

之甲統率曲沃之兵以晝入絳絳晉國所都也衆皆樂

奉公以如固宮范匄奉平公范鞅用劔以帥卒用短兵

與樂氏戰欲致樂樂乘槐本而覆樂盈之族也其車轢

或以戟鉤之或人用戟斷肘而歿斷樂樂之樂魴傷亦

盈之族也戰而樂盈奔曲沃戰敗而走晉人圍之晉兵

中傷鬪音房

樂盈據曲沃以入晉  
晉滅欒氏

圍曲盡殺欒氏之族黨惟欒魴奔宋餘無得免者○齊侯將伐晉齊

納欒盈於曲沃知得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但恃其勇力

以伐盟主而將伐之若不濟若不勝國之福也則君知

修德齊不德而有功勝晉而有功憂必及君君必恃

禍將矣崔杼諫曰不可諫莊公言不可臣聞之臣之所聞

云小國間大國之敗齊因晉有欒氏而毀焉伐之必受

其咎幸人之災故君其圖之勸莊公自弗聽莊公陳文

子見崔武子文子陳須無曰將如君何文子言君欲伐

武子曰吾言於君言我已君弗聽也君不從以為盟主

晉以而利其難今我利其患難而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言不能顧君也子其止之汝姑

使無文子退言而退告其人曰左右崔子將死乎言必

或謂君甚謂君伐盟上而又過之行欲弑君則其惡也不

得其死以善終過君以義以義理收猶自抑也尚當自

是已况以惡乎况欲行弑○季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

適音公彌長公彌公鉏也長而愛悼子悼子紇也子

獨愛少子欲立之欲立悼訪於臧紇以其事謀臧紇曰

吾為子立之武仲為季孫立使公鉏為馬正公鉏弗得

臧武仲輔季武子立少子季悼子

左傳句解

家司馬錮牀愠而不出被廢而怒閔子馬見之子馬閔馬父也

往見曰子無然勸公錮禍福無門禍福初無一定之門唯人所召

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為子之道不患無所患

不得敬共父命但當敬以供父之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能孝敬汝若能孝以事父敬以共命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曰倍季氏

者言富可過於為季氏後若姦慝回邪禍倍

下民可也則將更獲罪戾其禍必公錮然之以子馬之

敬共朝夕朝夕之間敬恭父命恪居官次恪謹以居馬孟孫惡臧

仲時孟孫氏與武仲不相得惡去聲季孫愛之季孫愛子以成已孟莊子

疾疾子孟孫速豐點謂公錮豐點子孟孫之御苟立羯

孟孫孟孫子孟孫公錮奉羯立於尸側禮以嫡長子為喪王錮立

之季孫至季武子至孟孫之家入哭而出孫而出曰秩焉在秩子品

問其何在焉孟孫不見秩故公錮曰羯在此矣答云其父已

矣季孫曰孺子長孺子秩也武子言公錮曰何長之有

言不必拘長唯有才則立之先是武子之廢

幼也長上聲唯其才也公錮而立紘也謂申豐曰欲擇

才焉而立之故公錮以此且夫子之命也因認孟孫謂

答之而武子無以應也且夫子之命也立羯為後乃

其遺遂立羯武子不得秩奔邾秩不得立臧孫入哭臧武

命武子不得秩奔邾秩不得立臧孫入哭臧武

公錮勸孟氏立幼以仇

臧武仲

襄年

仲入哭其哀多涕哭之哀出已哭其御曰武仲之孟孫

之惡子也言孟孫與武而哀如是今汝哭之季孫若死

設若季孫其若之何季孫愛汝者也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痰也答言季孫雖愛我譬如疾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孟孫雖惡我譬如藥石疾夫石猶生我夫石指孟孫也疾之美以其毒

必能療病惡去聲上同疾夫石猶生我夫石指孟孫也疾之美以其毒

孟孫惡夫石猶生我夫石指孟孫也疾之美以其毒

滋多疾為我孟孫死是藥石去吾亾無日矣我之疾亾

孟氏閉門豐點教告於季孫使人告曰臧氏將為亂誣

武仲欲為公不使我葬不得成葬禮季孫怒命攻臧

臧氏武仲欲為公不使我葬不得成葬禮季孫怒命攻臧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防防臧氏邑臧武仲使來告曰使人告魯紇非能害也稱名言我非能

作亂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非敢私請所請為其

先人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無廢二勲廢文仲宣叔

勲勞二世之敢不辟邑為後於魯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

臧為臧魯從其請乃立將盟臧氏請大夫使以為戒季

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

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在宣公曰載書毋或如東門遂

言毋得或如東門遂音無不聽公命不從文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

惡襄仲遂殺之音嫡盟叔孫氏也在成公曰載書毋或如叔

孫僑如言毋得或如叔孫僑如者欲廢國常欲廢壞國蕩覆公室謂

成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言臧紇所皆不及此皆不

二孟椒曰孟椒孟獻子之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

之禁斬關以出孫子服惠伯也季孫用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紇

之罪而盟之其言無或如臧孫紇言毋得或如干國之紀于亦

犯門斬關犯鹿門之禁臧孫聞之載書之辭曰國有人

焉故知有誰居其孟椒乎必孟椒而後

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遂襲莒輕兵掩莒杞殖華還載

甲甲子去聲還音旋夜入莒郊二子宿于莒之郊明日先

杞梁戰死於莒  
莒周生還

襄  
年

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重賂二子公使

無死使二子無致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成戰華周對還荅

莒子曰貪貨貪莒子之貨賄棄命棄齊君之命令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亦莒子所

惡昏而受命昨晚受命日未中而棄之日未中而棄君之命不為成戰

何忌事君何以盡事君之道莒子親鼓莒子怒乃親鳴鼓從而伐之而

伐杞殖華獲杞梁殖也莒人行成莒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

齊莊公襲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迎喪於齊郊使乎之齊

使人往辭杞梁之妻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有罪而何辱命焉

命來弔若免於罪若免於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牧廬在猶有

齊莊公惡滅武仲之類  
不步而

杞氏先人下妾不得與郊弔下猶賤也婦人無外事故言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

弔與齊侯乎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之家傳言婦人有禮○齊侯將為

臧紇田齊莊公欲以田臧孫望之臧武仲聞見於齊侯

見音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其伐晉之功對曰臧武仲荅多則多

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則不為少矣抑君伯鼠抑君少也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

為有類夫鼠夫鼠之物晝伏夜動晝則藏伏夜則出動不穴於寢廟

於鼠也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為畏人故也惟其畏人今君聞晉

安必須穿壁始敢安處而後起兵伐晉寧將事之

之亂今君聞晉有而後作焉而後起兵伐晉寧將事之

猶鼠之晝伏也非鼠何如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

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莊公果怒乃不仲尼曰按杜注孔

後來聞其事而論之二年生至是年方二歲知之難也言用智之難有臧武

仲之知有智如武仲而不容於魯國音智下同抑有由

也此蓋有所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謂怨始武仲廢長立

少是作不順已所不欲而施之人是施不怨也夏書曰今虞書念茲在茲念此

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順事怨施也釋書之意以為作事

必順而施事必怨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九卷終



五  
十  
五

35